IP屬地顯示後誰慌了？

“我找的歐洲代購竟然不是荷蘭的，而是河南的。”“我關注的澳洲生活博主，其實人在遼寧。”……

從4月中旬開始，微博、微信、抖音、今日頭條、小紅書、知乎……各大平臺陸續上綫了IP屬地顯示功能，用户除了發布文章、視頻等内容會顯示IP屬地，發表評論、參與投票等也同樣會顯示位置信息，而且這一功能用户無法關閉。

也就是說，你在網絡平臺上的一言一行，都會帶上一個顯示地理位置的“小尾巴”。不過，這個看似不大的變化，却在網絡上引發了不小的“蝴蝶效應”。

雖然吃瓜群衆們會饒有興致地看着不少真實IP屬地被公開的網紅、大V們紛紛人設翻車，水軍噴子假代購們無處遁形，但也會産生疑問：IP屬地信息被公開顯示會不會暴露個人隱私？顯示出的IP屬地信息可信嗎？會不會被人輕易修改？

IP屬地顯示之後，不少明星網紅、KOL大V、主播代購的“人設”碎了一地。

某頂流明星曾回復粉絲留言而讓粉絲感動“破防”，但如今這條顯示IP屬地在北京的微博發布時，這位明星其實正身在外地片場，可見“寵粉”的并不是本人。

有網友發現，一大批“來醬在東京”“NaNa在英國”“美國兔兔媽”……分享國外生活點滴的社交賬號，在紛紛改名，因爲其IP屬地其實在廣東、天津、山東……

而主打本地資訊的賬號“北京人的那些事”的IP屬地在湖南，“深圳吃喝玩樂”“成都美食搜羅”“廣州吃喝匯集”……也都在湖南。

害怕“現原形”的還有代購們，爲了獲得客户的信任，代購們會經常發一些國外的生活日常，但這很可能也是個“人設”。

“因爲我的微博、小紅書顯示了IP屬地在遼寧，很多老客户都在要求退貨。”一直做日本代購的寧寧委屈地告訴記者，她之前在日本讀書期間開始做代購，積累了不少客户，疫情回國後，她衹能和日本同學合作，同學在日本負責采購，她在國内負責運營平臺賬號拉客户和發貨。

但這套解釋并不能説服所有客户，寧寧的訂單明顯變少了。“我知道有很多代購是假的，還有一些盜我們的圖和視頻騙人。”寧寧也很無奈。

實際上，各網絡平臺紛紛上綫此功能，是響應了去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關于《互聯網用户賬號名稱信息管理規定（徵求意見稿）》中的相關要求。其中明確規定，互聯網用户賬號服務平臺應當以顯著方式，在互聯網用户賬號信息頁面展示賬號IP地址屬地信息。境内互聯網用户賬號IP地址屬地信息需標注到省（區、市），境外賬號IP地址屬地信息需標注到國家（地區）。

“從網絡安全角度上來講，公開IP屬地可以有效防範詐騙、便于用户識别虚假信息，一定程度幫助網友提升鑒别網絡信息的能力，提升了網絡内容的真實性和透明度。”360安全專家葛健説。

什麽是“IP屬地”？所有上網設備都會被分配一個IP地址，而每個IP地址都有一個歸屬地，這就是你的IP屬地。簡單來説，就是你上網行爲發生的具體地理位置。

那麽，用户的IP屬地被公開顯示，是否侵犯了個人隱私呢？

葛健表示，IP屬地衹顯示省份一級，并未觸及到個人信息的範圍。而且在《互聯網用户賬號名稱信息管理規定（徵求意見稿）》中也明確了，平臺顯示的是互聯網用户賬號的IP屬地，并不對應到個人，所以也不屬于個人信息。

雖然互聯網平臺公開IP屬地并不會泄露你的隱私，但如果你出于各種目的去修改IP屬地，就很有可能將自己的隱私拱手讓出，甚至成爲黑灰産的“獵物”。

記者發現，隨着IP歸屬地功能的上綫，付費“IP代理”的生意也火爆起來，6塊6、8塊8、9塊9……多個電商網絡平臺上，都出現了叫賣IP屬地修改服務的生意，可以單次單日購買，也可以包月、包年，費用在幾百到千元左右。

雖然後續各個平臺發現都陸續清理和下架了大量此類信息，但寧寧告訴記者，他們代購圈裏很多人都能找到“挂梯子”（指“IP代理”）的，“成熟服務，不難，也不貴。”她説。

葛健也表示，修改IP的需求在互聯網上是一直存在的，比如常常聽到的“IP代理”服務，就能實現更換IP屬地的功能。

據葛健介紹，用户使用“IP代理”的目的有很多，比如很多黑灰産的從業者會通過修改IP屬地來僞裝身份，以避免在溯源中暴露身份；“羊毛黨”通過不斷變換IP來反復“薅”促銷優惠和紅包；也有用户希望通過IP代理來進行網絡加速，比如一些海外服務器的游戲，境内IP無法正常登陸或者網速會很慢；更常見的就是使用VPN來“翻墻”訪問境外網站……

也就是説，“IP代理”其實是很常見、很成熟的網絡技術，甚至已經形成商業化産品。但技術本身并没有善惡好壞，關鍵要看使用者的用途和目的。

據葛健介紹，早期IP代理主要通過固網IP進行IP切換，并衍生出專門售賣IP代理資源的各類“VPN”。但由于IP資源的有限性，現有也有人開始采用“秒撥”方式的方式惡意獲取運營商的IP資源。

“利用‘秒撥IP’，黑灰産分子能實現快速變換IP或指定IP歸屬地，繞過時間、地域、次數的限制，可直接繞過平臺IP風控，這種成本低、隱蔽性高的秒撥IP，正在逐漸成爲IP代理的新趨勢。”葛健説。

此外，記者也從幾家電商、社交平臺處獲悉，近期平臺也在不斷加大對于通過“IP代理”修改IP屬地的防範力度。

但網絡安全永遠是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”。比如，對于平臺監管來説，秒撥IP會存在誤判。“由于秒撥IP隨機抽取，當該IP被秒撥團伙弃用，短時間内流轉至正常用户手中時，平臺若因爲前者的‘薅’羊毛行爲，封禁IP時，會影響正常用户的賬户使用。”葛健説。

不過，多位安全專家都建議：用户不要嘗試更改IP屬地，更不要輕信“IP代理”商口中輕鬆簡單，因爲你很有可能成爲黑灰産的“獵物”。

葛健表示，雖然在現行法律中，對于普通網民使用IP代理正常上網本身是没有相關的處罰規定的，但使用IP代理行爲具有一定的風險性，因爲很容易在過程中泄露瀏覽記録、賬號密碼等用户信息，一旦被黑客盯上竊取而被灰黑産利用，可能造成嚴重後果。

不過，非法IP代理在全國範圍内一直都是被嚴厲打擊的。來自公安部的數據顯示，2021年，公安部在“净網2021”行動中，專門針對網絡電視和“動態IP代理”等網上違法有害信息滋生的重點基礎資源開展治理，并會同有關部門依法查處非法網絡電視平臺146個，關停非法寬帶綫路1.3萬餘條、寬帶上網賬號5千餘個。

高校“超期碩博”現象引關注：有研究生十幾年未畢業

碩博“超長待校”，成高校“拖油瓶”

2021年12月，江西財經大學對超過最長學習年限的113名研究生作自動退學處理，其中超期最長的一人爲2004年入學的産業經濟學博士生，超期11年。

這并非高校第一次因清退“超期碩博”引發社會關注。2021年11月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擬清退20名研究生，其中博士生14名。2020年，四川大學、吉林大學、北京交通大學等近20所高校先後公布超過1300名擬退學研究生名單，這些學生在校學習時間從8年至14年不等。

國務院學位委員會、教育部2020年10月下發《關于進一步嚴格規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質量管理的若幹意見》，提出“對不適合繼續攻讀學位的研究生要及早按照培養方案進行分流退出，做好學生分流退出服務工作，嚴格規範各類研究生學籍年限管理”。

記者調查了解到，“超期碩博”現象正在擠占高校教學資源。一位名校畢業的博士生告訴記者，一流學科點的研究生導師通常每年招收2名博士、3名碩士，即使所有學生均正常畢業，在培養過程中也會出現1名導師同時輔導15名甚至更多學生的情況。在正常情況下，導師精力、實驗室資源等也衹是勉强够用。若有碩博“超長待機”，高校教學資源衹會更加緊張。

中部地區某高校研究生院負責人告訴記者，學校需要每年爲“超期碩博”辦理延長學籍的手續，如果年年“心軟”，辦手續的學生越積越多，將不斷增加學校管理成本。同時，多所高校研究生院相關負責人表示，教育部會根據研究生的畢業率來評定高校教學質量、科研水平，并在招生指標上進行相應調整。這樣一來，高校也衹能清退“超期碩博”。

堅守底綫，提升研究生培養質量

記者了解到，“寬進”學員“嚴出”難畢業，是“超期碩博”現象頻發的重要誘因。過去，MBA、EMBA等專業未被納入研究生統考範疇，這些專業的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入學門檻普遍低于全日制研究生，而學費普遍高于甚至兩倍于全日制研究生。招生易和收費高這兩大特點，使得部分高校一度熱衷于招收此類研究生。

中部某高校相關負責人説，某次學校一次性清退上百名超期研究生，其中超過一半來自MBA學院。這些學員大多爲2016年MBA統考前、2017年EMBA統考前招録的在職研究生，超過了學校規定的“碩士生5年、博士生6年”的最高在校學習年限，屬于“寬進”時期的歷史遺留問題。這些在職研究生往往因學術能力較弱、精力分配不足等因素，在不斷提升研究生教育質量的“嚴出”大環境下難以順利畢業。

一名曾就讀MBA的學員表示，他們的精力主要被家庭、工作占用，畢業難度不小。但比起一紙學位證書，大家更在乎的是讀研帶來的人脉。

“學位是國家公信力的體現，堅決清退過度延期未畢業研究生，是高校應堅守的底綫。”中國教科院研究員儲朝暉説，從人才培養規律看，高校規定的最長學習年限較爲寬鬆，通常碩士生爲4~6年、博士生爲6~8年。如果研究生在此期限内無法達到預定培養要求，表明其缺少教學可塑性和相應的學習能力。

受訪專家建議，不斷提升研究生招生準入門檻，優化生源結構；强化過程管理，建立研究生教育的過程監測體系；進一步推動研究生教育格局性、深層次變革。

驚動銀行私行！女經濟學家一個月信用卡消費僅11.4元

知名女經濟學家林采宜最近發的一條微博，引發了市場關注。她寫的是上海疫情居家期間，一個月信用卡消費衹有11.4元，引來私行客户經理給她打電話問候。這從一個側面折射了疫情對消費和消費場景的影響。

1-4月上海市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099.25億元，比去年同期下降14.2%。但業内人士認爲，隨着疫情緩解，復工復産逐步展開，物流恢復，未來解封以後消費零售有望强勁反彈。

一個月信用卡僅消費11.4元

5月17日，林采宜發了一條微博寫道：“今天，招商銀行私人銀行部的客户經理從總行（深圳）給我打電話，問我‘最近兩個月在信用卡用卡方面有没有遇到什麽不順心的事’，我知道這是委婉的問法。估計她内心準是以爲我抛弃招行信用卡改用他行卡，即便是破産了、失業了也不至于一個月的賬單衹有11.4元。”

林采宜還説，“我告訴她：被關在家裏兩個月了，没有消費，她問：‘您網絡上也没有消費嗎？’我説：綫下物流停了，還網購什麽呀？11.4元是購買騰訊音樂的費用，這個不需要物流。”

對此，有網友留言稱，感同深受，信用卡月賬單工作以來最低一次。還有網友表示，這幾個月除了房租，信用卡確實没有太多消費，幾百塊、1000元的情況都比較多。

公開資料顯示，林采宜是知名女經濟學家，現在常住在上海。她是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，長期從事經濟與金融方面的研究工作，曾經先後擔任興業證券研究所負責人、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、華安基金首席經濟學家。她微博備注的職務是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副院長。

截至發稿，基金君發現，林采宜已經將這條微博删除了。

之前招商銀行披露的一季報顯示，截至3月末，招商銀行私人銀行客户（指在招行月日均全折人民幣總資産在1000萬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户）12.51萬户，較上年末增長2.56%；管理私人銀行客户總資産餘額約爲3.50萬億元，較上年末增長3.15%，户均資産爲2796.57萬元，較上年末增加16.14萬元。

數據顯示，截至3月末，招商銀行貸款和墊款總額5.76萬億元，較上年末增長3.38%。其中，零售貸款3.03萬億元，較上年末增加376.70億元，增幅1.26%，增幅同比有所放緩，主要因疫情持續反復衝擊下，居民消費意願偏弱，小微客户貸款有效需求減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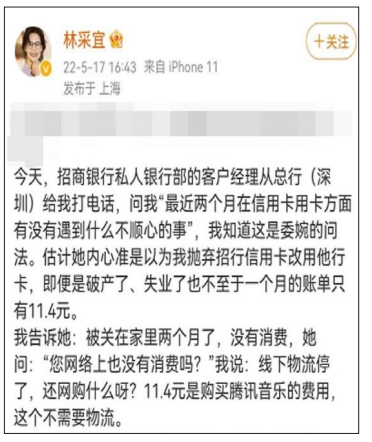
一季度，招行信用卡新生成不良貸款87.68億元，同比增加15.99億元。對于增長原因，招行表示主要是受逾期認定時點調整政策、執行逾期60天以上下調不良政策并叠加疫情影響導致。

也有小伙伴4月信用卡消費過萬

隨着疫情緩解消費零售有望復蘇

現在信用卡已經成爲大家消費重要的支付方式，也記録了人們的消費場景和消費内容等。今年3月以來，上海突如其來的新一輪疫情，使得大家都以居家辦公爲主，綫下消費場景自然也是關閉了；同時由于物流受到影響，綫上網購也減少了很多，主要以團購爲主，但團購多是通過微信、支付寶來净值轉賬，自然信用卡用得相對較少。

基金君了解到，有些過去信用卡消費過萬的小伙伴，這幾個月信用卡基本是零消費。



但也有小伙伴告訴基金君，由于他的微信支付綁定了銀行信用卡，這幾個月消費額并不低。“主要是用在采購物資了，包括買各種家裏需要的吃的東西，還支付了保險比較大的一筆消費，綫下的消費幾乎没有。”

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也顯示，1—4月份，國内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38142億元，同比下降0.2%；其中，除汽車以外的消費品零售額124807億元，增長0.8%。從4月份的情況看，國内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9483億元，同比下降11.1%；其中，除汽車以外的消費品零售額26916億元，下降8.4%。

上海統計局數據也顯示，1-4月，上海市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099.25億元，比去年同期下降14.2%，降幅非常大。

但是業内人士也認爲，隨着疫情的緩解，物流逐步恢復，上海也在推進復工復産，未來解封以後，消費零售有望恢復。基金君也了解到，今年即將到來的年中購物節618，不少小伙伴就表示要釋放過去幾個月的消費欲望，一些銀行也摩拳擦掌在搞年中活動。